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_臣劉汝暮

謄錄監生_臣曹鎬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六

兵

撫士

唐李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怨且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又馬燧移刺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第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

暴酷止煩苛是秋稻生於境人賴以濟

五代周太祖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所得賜子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又王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宋种世衡為將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

湯劑人以是樂為用又岳飛御軍嚴整卒有取民麻一
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然遇士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
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
其女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
嘆服又吳玠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
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
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玠
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

為宣撫珣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為此也幕客乃服

金延嘉們都從監軍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齊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們都牌劄令往撫定們都所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又元光時以赫舍哩約赫德為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帝因謂宰臣曰約赫德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呼喇珠者

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帝曰然

元顯宗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為肉糜親嘗而徧賜之又王榮祖攻石城遣健卒賈實穴其城城崩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亡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為効死

明郭登為都督守大同時大同兵士戰沒後城門晝閉
人心惶懼有勸登棄城去者登不可登雖處危疑而氣
益壯弔死問疾親為存恤晝夜籌畫修城繕兵以圖後
舉卒完其城

明賞罰

唐史思明遣賊將周摯攻河陽北城李光弼登城望賊
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因謂郝廷玉論惟貞曰爾
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

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廷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及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之賞援槍者絹五百匹令赴戰須臾廷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使者取廷玉頭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退也使

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廷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

宋仁宗皇祐中儂智高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謂

古之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為私計則決勝之道也詔從之又宗澤在磁州以趙世隆為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世隆殺之後與其弟世興將兵二萬

歸澤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
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
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
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
試為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

金布薩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世宗賜以御府
貂裘寶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
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

依格遷賞

明王驥受命巡邊至甘肅見莊浪等處守兵俱少烽堠不飭翼日大集兵衆於轅門問先年遇敵先退者誰皆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簡戍兵勤訓練軍容肅然

臣等謹案杜典此下有賞宴不均致敗一條夫賞宴之均所以示犒考唐太宗追宋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捷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又

宋太祖於諸鎮臣來朝必賜以飲食錫賚殊異觀
賞宴均者之制勝即可知不均之所由敗也故不
別為類謹附識於此

行賞安衆

唐劉仁軌鎮守百濟時百濟再被亂仁軌始命葺復戶
版營屯田以經畧高麗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或
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有功
者皆不甄叙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率以賄免

所募皆獐劣寒憊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詔可後討高麗平之

分賞取敵

宋師征蜀諸將入辭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金太祖襲遼主於鴛鴦濼時奉聖州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李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搜卒治

兵都古爾納兵至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
城之命懸於此舉即率親信十數輩詰旦出城見伊都
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伊都
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
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又興定時完顏薩布奉詔出兵
河北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
薩布上章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
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帝覽奏

名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徧賞之

元初宋人圍諸路軍於成都汪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奏領此城諸將奮勇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

行賞招降

唐李愬討吳元濟擒驍將丁士良不殺署為捉生將士

良請盡死以報德因說翹討吳秀琳秀琳降以為衙將
有李憲者亦賊將翹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賊中
降者相繼翹聞其有父母者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
翹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
盡知之因襲蔡

宋岳飛受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
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
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

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
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
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
誓以死報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
功遷武功大夫佐又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
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
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
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金宣宗興定四年權參知政事內族巴薩上言宋境山
州宕昌東上拶一帶番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
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恤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
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謐一方臣以
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及通遠軍節度使
溫屯永昌皆本番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
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
之帝是其言

元順帝至正間額琳沁巴勒移江西行省左丞時妖寇
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
相挺為亂額琳沁巴勒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
加賞賚不從者命哈喇多爾濟等攻散之餘千久為盜
區亦聞風順服

示惠招降

唐憲宗元和中詔諸軍進討李師道魏博節度使田宏
正自揚劉濟河獲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帝並釋放

之給繒絮遞送軍前驅使如父母在欲還者優遣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繼有降者劉悟遂擒師道傳首京師又高仁厚討邛州賊阡能未發前一日得諜者仁厚命釋縛因謂之曰高尚書來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欲拯救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遣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等耳必不橫及百姓也遂遣之仁厚引兵發至雙流阡能聞其將至遣羅渾擊

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爭棄甲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餘衆爭出執渾擊以降仁厚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爭出執旣能迎官軍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逆黨悉平

五代周世宗顯德五年征淮南天長軍使易贇令男延

壽齋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為雄州世宗之破楚州也獲其守將張彥卿男光祐捨而不誅因令光祐齋璽書以諭贇贇知楚州既下故降

宋岳飛攻賊李成將馬進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又因曹成敗去謂張憲等曰追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

民之仁於是降者二萬進兵追之成出降

金宣宗元光二年御史中丞師安石上章言備禦二事
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
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
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
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

元阿爾哈雅攻潭州州守李芾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
降諸將欲屠之阿爾哈雅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

殺之非上諭已延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
倉以食飢者遣使徇邠全道桂陽永衡武罔寶慶袁韶
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
生之德毋殺擄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
來降又博囉引兵入齊宋守將李全降諸將皆曰全勢
窮出降非心服也今若不誅後必為患博囉曰不然誅
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
立威徒失民望表聞詔博囉便宜處之乃以全為山東

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郡縣聞風欵附山
東悉平

明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諸郡乃謂諸將曰吾
師比克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當
厚加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降郡縣亦必聞風而
歸矣又胡大海常自稱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
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趨附之

軍帥志堅必勝

唐廣平王收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將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以身餌敵則軍無類矣即肉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釜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僕固懷恩引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晡斬首六萬級賊東走遂平長安又朱泚逼奉天德宗召渾瑊勉諭之

賊造雲梁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城但威激誠勵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城力戰應敵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五代梁晉相拒於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翼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

鐘飲醕奮槓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

宋欽宗靖康二年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敗

退却數十里

金世祖與實圖美友好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實圖美使弟阿蘇美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泉實圖美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額勒本者勇士也出挑戰實圖美射中其馬額勒本反射射中實圖美腹實圖美拔箭戰愈力阿蘇美與勇士七人步戰殺額勒本諸部兵遂敗又大定初丞相襄從左副元帥默音以本部兵討契丹戰於肇州之長灤襄先登塵擊足

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默音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敵走渡霧松河追擊之

元蘇布特從諸王巴圖等攻曼濟勒部主齊哩克戰敗於遼寧河諸王以敵尚衆欲要蘇布特還徐圖之蘇布特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圖納河瑪察城不還也乃馳至瑪察城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還又趙璿攻相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璿直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再戰七日破其城

明朱能從成祖師駐臨淮諸將以盛暑乏糧又戰小却多請班師能曰自義舉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阻耶但當為宗社計整兵前進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我意遂進兵渡淮

軍將驕敗

唐郭孝恪為西安都護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

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城中降人與那利率兵夾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為寇所殺又昭宗時李仁矩為閬州節度董璋反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以老之儻浹旬之間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

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宋太祖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儀曹彬
出歸州蜀孟昶遣王昭遠拒之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
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
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雕面惡少兒
取中原如反掌爾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
吉柘江浮橋退守劍門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五代梁晉戰於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閭
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
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軍行自表異致敗

宋种世衡居西邊党項犯邊有敏珠爾族首領驍悍最
為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
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敏珠爾族後

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有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
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又趙范趙葵敗李全於
揚州議出堡塞西門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柳

本又作拂

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
矣乃悉精銳誘致擊手敗之

鼓裏銀槍垂柳亦同表異之義

金宗望等追遼主於石輦驛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與
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伊都示諸將曰此遼主麾
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

驚即避去遼兵遂潰

臣等謹案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表異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見之不悅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又宋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勒衆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

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據此則自表異不唯不致
敗并可以取勝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謹附
識於此

師行衆悲恐敗

唐僖宗廣明時黃巢攻汝州欲薄東都田令孜請自將
帝幸神策軍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
得數千人時巢已陷東都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
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

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於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
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賊進取陝虢神策
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賊急攻闕王師潰

聲感人附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絲竹哀怨
悽愴復安得而用哉故隨筵樂例用大鼓枝鼓腰鼓破
陣樂笛拍板舞劍渾脫角觶投石拔拒蹴踘

五代周世宗征南唐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

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元崇古嚕領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巴林之南有達勒琿河其將特哩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元軍矢不能擊馬不能進崇古嚕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為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

守則有餘

唐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況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

劉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浼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代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守陴遂安

宋魏勝守海州金兵大至環城圍數重勝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

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不能近

金哀宗天興初元兵圍汴京汴人共推強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元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往來救應大叫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既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

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
擣軍士人不過一啣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云

守拒法附

唐張巡守睢陽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
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
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
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闔巡以大木置連鑊大

卷六十一
鏢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
又以上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
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辨
賊服其智乃不復攻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
知所攻非獨為城高池深卒強糧足而已必在乎慮智
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

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鬪而我
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後
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
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
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
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踈而池隍淺守具
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守有五全一曰城
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

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
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
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
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敵已向城乘城
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遠近施放
矢石火球火鷄鞭箭敵在城下則拋飛鈎敵若填壕則
為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敵傅城欲上則隨其
處下插木插石以擊之投飛炬以燒其攻器下火牀及

以行鑪鎔鐵洒灼敵人賜石灰糠麩眯害其目樓棚踏
空版內雜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
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剉手斧斷之敵以衝
車等進則穿以鐵鑼木鑼放猛火油敵雲梯倚城則引
又竿推撞車敵木驢空音孔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
之敵飛砲石則張布幔繩過之敵為地道來攻則為地
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球烟球等害之敵附高
穴城則絕遊火箱灼之敵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

至堙下引取其土敵堙自壞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
兵抵禦敵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鈎
火鑪柳洒子柳罐鐵手貓唧筒尋常之所預備者若攻
具猛至則為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已
塗覆亦頻舉麻搭潤護若敵為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
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敵若縱煙向城則列
甕並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煙不能犯鼻
自敵夜圍城則每五十人以一人繫城下置食其前城

上聞犬吠則絕火下照舉表加備又於城半腹每十步繫一燈籠又束蘆葦插以松明樺皮可用照敵或攻摧女牆則以木女牆代之或攻壞城門則以刀車塞之又陳規守城錄曰凡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敵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敵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得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若要摧毀攻械則須

用大砲及石敵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用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疎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筥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伐女頭則砲石縱大且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前抽換如此捍禦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又築城之

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又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深濶裏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繞繚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

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裏壕若由門入城
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
可設用敵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
打城乎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
人皆此之謂也

明呂坤實政錄曰凡城不宜大大則難守城不宜卑卑
則易登大者根厚五丈頂濶二丈五尺小者根厚三丈
頂濶丈五高須三丈五尺卑亦不下三丈外峻中陂堞

頭高六尺濶七尺四平方角堞不用眼

此眼不能發矢石且窺敵亦無

賴三尺為堞口厚二尺五寸高與心齊

口隘小雖敵上為難而我不能

出頭口高厚雖堅久可恃而我不能下視

堞口牆根之下留天井一箇圓徑

一尺

太大則敵得力太小則我不便

直通城下一眼直看城根可落升

口圓石可容仰月鏟斷鈎杆推雲梯可使三刺槍可打

快槍發箭用噴火噴糞天井之制下圓上方方口橫二

丈長二丈有半敵即上城先投井中足不及定手安得

施我即殺之矣此眼平日以石推壓但可流水用則開

之鑿石更妙守城時以門二扇蓋之防我失脚堞口用

鼓腔瑠璃磚厚一尺鈎杆滑不可著敵臺方三丈每面

六堞口七十步立一臺

遠則矢石無力

弓箭火槍高手俱置臺

上以便矢石交及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臺之間雖守堞無人而敵亦不敢登矣城根土

堅上留一丈下面即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

丈城根窄則敵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

步鑿一圓井口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不

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之水常令丈深

若土脈不堅城根之

外須留三五丈

池兩崖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池外不用高

阜之土以防填壕但為品窖以陷敵馬池外一里之內

不可栽樹

一蔽望敵之眼使敵得以潛伏而我不見一小樹砍倒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

池中可涉水

城門須有弔橋濶三丈

作弔橋不如作機橋可陷敵馬城門不

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敵無所容身若原在洞中安門者城門之上以磚砌五星池狀通兩扇門面深二尺濶一尺留五孔大如升高地一尺敵以火焚門可以下

水可以放快槍可以射箭可以擗石城內附牆多留塏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每塏道須留一門以防敵人登城城上用內攔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敵便於對打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七

兵

示弱

唐太宗曰守示以不足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也
攻示以有餘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又魏博田
悅兵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緩邢將李洪臨
洺將張仵固守詔馬燧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之燧出

啣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又表滋討吳元濟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弱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表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

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弱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愬遂謀襲蔡州

五代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

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
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按兵示弱伺隙
出奇可以取勝嗣昭從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
如鬪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郾大敗之

宋苗傅劉正彥反韓世忠率兵討之至秀州稱病不行
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其兵屯江陰
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零殘欲赴行在傅等大喜
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防守嚴密於是

朱勝非給傳遣之梁氏疾驅出城會世忠於秀州世忠知其謀進兵益急擒賊伏誅

明李文忠擣應昌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與敵遇力戰走之追至瀚海敵至益衆乃據險為營示以單弱敵疑有伏遁去

示怯

五代梁太祖遣子友寧攻青州王師範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茂章與友寧戰

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梁兵急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

宋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鉦則嚴陣而陽却

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
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敵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
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
計又張俊討李成時成圍江州未解成黨馬進駐筠州
俊急趨豫章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及進
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
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
賊以俊為怯故懈俊密遣岳飛楊沂中由上流絕生米

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又與賊戰令陳思恭從山後
馳擊夾攻破之

元巴延久居北邊時有譖其與海都通好者詔以御史
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未至會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
請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吾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
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
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
則適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

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示緩

唐賊史思明既襲降許叔冀乘勝西向李光弼敦陣徐
行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
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弼曰當石橋而進令甲士夜持
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而賊來攻光弼與戰中
渾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又郭子儀屯奉天僕固懷恩誘
吐蕃回紇入寇衆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

素德我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
敵果遁去

五代唐王晏球攻定州王都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
破賊晏球以為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宣
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
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
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
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

以城降都自焚死

遼埽克黨善蘇庫劫西樓

按遼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

東樓唐州曰北樓歲時遊獵常在四樓間

太祖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為意

諸將請急追之帝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
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

金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李成引軍入益津
興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是興士卒倦且飢
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

南平

元世祖中統初國寶討阿勒達爾叛將和托時和托據吐蕃之達實嶺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也宜少緩以計破之遂以精兵襲其後和托欲西走國寶據險要之挑戰則歛兵自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巡邊猝遇敵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列陣以自固敵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而行毋反顧自率騎殿從山後走五十

里抵城敵不覺明日謂永曰我一動敵躡擊無噍類矣
結陣示暇形惑之也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唐曹王皐為江南西道節度使時李希烈反賊樹堡柵
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
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
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隨之乃
令徒兵悉登舟順流東下不一日拔蔡山賊還兵救柵

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復至黃州
斬首千餘級軍益振

五代初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奔
梁梁王納之時欲攻徐州時溥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
東聲言送瓚還楚溥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
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又晉
軍與梁將劉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晉
王留符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

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郟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
又敗之郟走黎陽

宋王韶既破羌衆會轄戩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乃
命別將趨竹牛嶺虛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轄戩等
與戰破之遂改武勝為鎮洮軍

金宗弼復取河南徐文破宋將李寶于濮陽孟邦傑于
登封宋蔣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
東北自將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

南門斬關入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

元巴延伐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巴延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大軍次漢口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老罕以兵拒沙蕪口逼近武磯巡視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

明傳友德與湯和分道伐蜀和以舟師攻瞿塘友德以

步騎出秦隴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兵趨
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克其城
度白龍江橋破五里關遂拔文州又成祖將取滄州乃
下令東征將士頗不樂張玉朱能為言成祖密諭之曰
德州城壁堅定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隕圯
日久天寒地且凍修城不易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
神密佯言東征者使彼懈不備耳乃以夜三更起程直
抵滄州城下守將徐凱始覺衆股栗不能甲遂麾兵四

面急攻拔之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唐李愬謀襲蔡時賊將李祐有膽畧守興橋柵嘗侮易官軍愬名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旗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如其言果擒祐而還又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韓秀昇屈行從名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

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
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
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
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
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五代梁王彥章與唐相持于楊劉是時唐已得鄆州郭
崇韜白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
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為名彥章必來

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版築之事難以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梁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來攻天熱卒疲不克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衝其後姚

平仲以精甲束擊之敵大潰卒城而還又畢再遇與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乃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二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園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金人潰守將北遁兩城遂定

金太宗天會初烏塔噶叛太宗命阿里罕次子晏督扈

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為柵示以持久計且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又赫舍哩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宋將李顯忠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志寧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明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

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顯忠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
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
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
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布勒察擊敗之
右翼萬戶瓜爾佳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顯
忠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又布薩揆總大軍南伐
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
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

驥揚兵下蔡以示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悲銳師屯
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薩布先鋒都統納喇
巴哩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
兵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於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
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寶

元張宏範既克宋三江寨至漳州軍東門命別將攻南
門西門遂乘虛破其北門克之

明徐達從太祖討陳友諒率舟師順流而上直抵安慶

先陳陸兵以疑友諒潛令俞通海等以精兵擣其水寨友諒軍不及支遂大破之又沐英從傅友德征雲南師至白石江元梁王遣兵十萬拒戰友德欲渡江英整諸軍若將渡者而以竒兵潛從下流濟遠出陣後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却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

示無備設伏取之

唐黃巢陷東都鳳翔節度使鄭畋遣兵戍京師賊將王

璠率衆三萬來攻，使行軍司馬唐宏夫設伏以待。璠
內輕，畋儒柔縱萬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
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
尾坡殺賊二萬，級多獲，鎧仗璠遁去。

元張宏範討李璠於濟南，璠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宏
範。宏範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
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璠不知也。明日擁飛橋來攻，未及
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兵皆死。

示強

唐武后垂拱初突厥犯邊命黑齒常之率兵拒之至兩井忽遇敵衆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敵皆棄甲而散比暮賊衆大至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敵疑救至夜遁又吐蕃陷瓜州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初立敵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

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敵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又永王璘拒命肅宗遣啖廷瑤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於瓜步廣張旗幟耀乎江津璘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其夕銑令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璘軍人以火應之璘懼以為官軍悉濟矣遂宵遁又東川留後高仁厚討叛將楊師立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

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
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
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亦走東川人
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自帥士卒為兩翼
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而還

五代梁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
是時梁將王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

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

唐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唐將元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又萇從簡以功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

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晉皇甫遇與契丹戰至榆林為敵所圍遇乘馬中鎬而斃遇有僕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被獲遇謂慕容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遂與彥超躍馬入陣取之而還敵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安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

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敵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槍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宋曹彬伐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又真宗時寇準為相值契丹大舉入邊王欽

若陳堯叟請出幸以避之獨準力勸帝親征帝至澶州見契丹兵盛衆請駐蹕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況王超李繼隆石保吉等各分兵扼其吭背四方援兵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請帝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敵人氣奪又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不以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

所向覘者歸告敵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又儂智高
反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兵五
千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
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
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
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又种師道
將至洛陽聞韓里雅布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敵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

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
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
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
懼徙若稍北又王德討賊李成以百騎覘賊至上蔡驛
口橋賊疑為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
矣賊駭遁追殺甚衆又魏勝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
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
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

舉烟火為疑兵繼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城門入莫有禦者

遼景宗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耶律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希達蕭托郭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城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二年伐宋會宋將潘美率

兵分道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

按禮男幼為黃四歲

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為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

火遣人偵視見敵倖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又耶律都沁侵宋分總羸師以從及戰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衆

金薩滿阿里值遼人來攻貝勒和色哩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遁去又龐迪知懷德軍兼沿邊安

撫使夏人合兵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

元齊榮顯與宋兵戰次五河口抵大堤榮顯借數騎前行覘敵值邏騎數十從者將退榮顯曰彼衆我寡若示以怯必為所乘援弓策馬射殺兩人而還又至元時納延叛車駕親征察球爾扈從遇納延駐兵萬餘察球爾兵不滿三十衆有懼色察球爾夜令軍士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納延兵大驚以

為官兵大至遂降

明李文忠為浙東行省左丞時張士誠急攻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遣胡德濟往援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石丞邵平章將大軍尅日進吳軍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夜半開門突擊大破之又傅友德征蜀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攻斗山寨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又平安兵圍北平甚急

劉江請往救與成祖約曰臣出北平以砲響為號一砲則決圍二砲則入城若三砲不聞則臣必戰死臣決圍之後宜令後軍帶十砲俟三砲既響為殿者常放砲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走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平安又成祖師至瓜洲盛庸以海艘迎戰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師以禦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南師大潰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

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章俊遂率衆來降又王信守備荆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城主帥逗遛不進拒四十餘日信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敗之又胡宗憲既說降倭寇汪直遣諭巨賊徐海謂不早降新總督用兵如神後悔何及海因要請中國貨物以遣他首宗憲佯諾之輒以銀幣厚遺諜者而陰令營中盛兵容故縱敵瞰之明日復遣人

來待之如初海于是歸心于宗憲矣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取之

宋趙范統軍攻唐鄧時金人在蘄黃益宗政惑之范曰
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之師必躡吾後且蘄黃
之師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不暇則
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師曰以老然後回師蹙之
則勝敵而無後患矣

遼蕭思溫為南京留守會周師來侵圍馮母鎮勢甚張

思溫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會敵入東城我軍退渡滹沱而屯思溫勒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溫與諸將議曰敵衆而銳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師躡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周師引退

金章宗泰和六年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布薩揆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喇巴哩與穆延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

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巴哩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巴哩薩克達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

元王義拔束鹿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諭軍士曰束鹿兵少無糧城無樓櫓一日可拔也因盡銳攻擊義隨機應拒積三十日不能下義召將佐曰今城守雖有餘

然縣無援兵糧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推牛饗士率精銳三千銜枚夜出直搗仙營仙軍亂乘暗攻之殺數千人仙率餘衆遁還

明傅友德取雲南兵已抵烏撒將城之工甫集蠻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為陣蠻麋集友德鼓士奮擊大破其衆蠻遁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

九十八至
一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暮

謄錄監生臣蔡階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八

兵

佯敗引退取之

五代初淮南節度高駢為畢師鐸所攻楊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佯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

唐周德威身為大將常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梁軍圍
太原募生致周陽五者

德威小字陽五

為刺史有騎將陳章者

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請致之德威因戒其部兵曰見
白馬朱甲者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已微服雜卒伍中
陳章出戰兵始交德威兵退走章奮稍追之德威伺章
已過揮鉞擊墮馬遂生擒之

金完顏璋將兵二萬救德順宋將吳璘據城北險要為
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

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
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
璋反旆與戰大敗之

元阿珠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
來攻敵軍夾河為陣阿珠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
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
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又大德中羅和
反詔劉國傑討之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

持一盾布釘其上既戰即棄盾佯却賊追之奮不能止
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

明徐達帥兵取中原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青州遇
元將伊蘇兵乃命傅友德率騎與戰佯北伊蘇來追達
麾後軍前進倖斬甚衆伊蘇遁遂下青州

臣等謹案杜典此下有偽稱敗怠敵取之條考偽
敗與佯敗無甚差別今不復分析

引退設伏取之

唐高祖武德初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
武衛將軍姜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
接子英輕適如此者三寶誼悉兵逐之伏發軍大敗寶
誼被擒又鄆子儀圍衛州安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
子儀選善射士三千伏壁內戒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
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賊震駭而奔斬
首四萬級執安慶和收衛州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師至壽春劉仁

瞻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誘之伏精兵於便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敗之仁贍僅免

宋高宗紹興初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陷金州諸關王彥與戰不利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募敢死士易麾幟設竒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逆戰大敗之

遼太宗自將援石敬瑭會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

拒遂勒兵陳於太原及戰佯却行周彥卿追之為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大敗之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又耶律色珍聞宋將楊繼業出兵令蕭達林伏兵於路明旦繼業兵至色珍擁衆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色珍佯退伏兵發色珍進攻繼業敗走

金珠嘉辰嘉伐宋時宋兵二千屯高柳橋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辰嘉先令水軍徑渡攻之大軍繼進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辰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

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
獲器仗甚衆又赫舍哩約赫德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
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
出騎數百來拒約赫德麾兵佯北伏發擊之斬首二百
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又擊敗之

元王義從穆呼哩取鉅鹿洺州二城還軍至廣陽西九
門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柴茂等將兵萬餘北
行王義伏兵桑林先以百騎挑之納蘭迎戰因稍却誘

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亂奔還又石應天取綏德金行
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布哈以騎三千
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
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進伏於城
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進兵望見金兵即棄
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
大敗

明太祖因元兵圍六合率師救之設伏澗側令耿再成

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
去滁城以全又郭英隨徐達率兵進抵河西務英首與
元兵戰大捷翌日大霧英令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
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良久英佯
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五代梁遣楊師厚攻王師範屯於臨朐師範以兵迫之
師厚陽為却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

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弟師魯悉兵
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大敗之師範
請降

唐莊宗與梁將劉鄩相拒於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
肯出莊宗謂諸將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
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
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
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

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
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圓陣以禦
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五代初秦宗權遣張晧攻汴梁王聞晧來登封禪寺後
岡望晧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晧見吾兵必止望其止
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晧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
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晧

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
斷暉軍為三而擊之暉大敗脫身走

周世宗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為蜀將王環所敗周
兵糧道頗艱孟昶遣兵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
訓先知其來命張建雄以兵當谷口別遣將以勁卒出
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
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皆潰

金章宗泰和時宋程松遣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

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遂據之富察貞
遣費摩阿里及完顏布倫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別遣
鄂屯薩哈瑪勒及珠赫哈達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
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
分遣諸將率兵千人取和尚原西山寨自以兵七百由
中路取龍門等關

元安扎爾攻西和州宋將彊俊領衆數萬堅壁清野以
老元師安扎爾率死士罵城下挑戰俊怒悉衆出陣安

扎爾佯走俊追之因以奇兵奪其城伏兵要其歸轉戰
數十里斬首數十級擒俊餘衆退保仇池進擊拔之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五代初梁太祖與秦宗權將張晁相拒於汴使張歸霸
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游兵過晁柵
晁出兵追之歸霸發伏殺晁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宋邱岳知真州蒙古率衆攻城岳以強弩射其帥斃之
敵少却岳曰敵兵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乃為二伏設

砲石以待之敵至伏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又遣勇士襲其營焚其廬帳敵惶駭遂引去

明王守仁討橫水賊謝志山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驚謂官軍已盡掣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

設伏引敵鬪敗之附

元順帝至正末劉福通陷汴梁察罕特穆爾大發秦晉諸軍會汴城下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

將環城而壘城中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
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畧城而東敵傾城出追伏兵
鼓譟起邀擊敗之

明額森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堅壁以老之于
謙曰是益張其勢也亟探甲營於德勝門額森見兵威
而嚴以騎來嘗謙乃設伏於空舍使數騎誘之敵以萬
騎來薄伏發敗之

臣等謹案襲其營是往襲其營也收之是敵來而

敗之也事雖稍異而敗敵之策同杜典無此目謹
倣此例增附於此

示退乘懈掩襲

五代梁將葛從周圍朱瑾於兗州瑾閉壁不出從周詐
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謂從周已去
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敵退追奔

五代初楊行密將王景仁救王師範既敗梁兵引還梁

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
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
兵至矣宜速走吾以死遇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
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

景仁乃全軍而歸

梁軍以不能
及而不勝

周世宗攻楚州率戰士持火炬以襲其城樓克之帝計
其敗卒必將南遁因親領衛士及驍騎數百於南城逐
之又殺數千人楚州遂平

金太祖自將精兵襲遼主於大魚灤普嘉努宗望率兵
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
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
諸將議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
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久而遯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
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遂敗遼兵

元世祖至元末宗王明埒特穆爾挾海都叛巴延討破
之明埒特穆爾挺身走命蘇克特們德爾等追之巴延

引軍夜還卒遇伏兵巴延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巴延
輕騎追擊之會蘇克特們德爾等兵亦至乃夾擊之斬
俘甚衆又博羅歡既敗納延兵其黨塔布岱以兵來拒
會久雨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今兩陣相對豈容
先動俄塔布岱引兵退博羅歡以其師乘之轉戰二日
大破之

明初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為帥欲擊之劉基曰三日
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及三日敵偽設旌旗聲鼓

如故至其所皆空壁所留盡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唐李泌因吳法超叛引步騎四千過陝乃陰遣將士伏太原倉隘令曰賊隊過東伏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澗北燕子楚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殺賊頗衆進遇英岸子楚邀擊大敗之賊所餘僅四十七人

宋西夏元昊寇渭州薄懷遠城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
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涇
原都監桑懌為先鋒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城趨
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度
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
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敵棄馬羊橐駝
佯北懌引騎追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
與懌合軍屯好水川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

收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
戰夏兵四合福與懌俱戰死又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
封府時金帥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僚屬入問計宗澤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
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
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

遼太祖追埒克至布濟克河先遣室韋及吐渾酋長巴
拉達里庫等分兵伏其歸路別遣將進擊之埒克率兵

逆戰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
而去前遇巴拉達里庫等伏發合擊大敗之埒克奔潰
金李師夔主奉聖州事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
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間望天於智穆智穆
果疑望天先引去智穆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
是後賊衆不敢入境

誘敵進於歸路設伏取之附

金師攻宋時楊存中為淮北宣撫使屯泗州金密令人

告以敵騎數百屯柳子鎮矣存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
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
奔而潰

臣等謹案縱敵退而取之是將退而縱之退也誘
敵進而取之是未進而誘之進也設伏於歸路之
法同而縱與誘之計異杜典無此目謹倣其例增
附於此

兵機務速

唐太宗貞觀中李靖為西海道行軍總管討吐谷渾侯
君集副之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尚未
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
不行遁走山谷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齋深
入追及其衆於庫山破之又史朝義乘印山之捷進畧
申光等十三州李光弼聞之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
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其
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敗賊於宋

州

五代梁牛存節慮朱瑾召吳兵攻徐宿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又王晏球為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時捉生軍將李霸戍揚劉乘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

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又唐取梁鄆州召王彥章為招討使禦之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唐莊宗時梁將劉鄩攻同州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請師於唐莊宗遣符存審等往援師集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存審聞之笑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又康廷孝征蜀與蜀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船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

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
開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
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後軍始至衍弟宗
弼果以蜀降又明宗行幸汴州至蒙陽朱守殷反范延
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
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
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
里戰於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

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殿死汴州平

宋太祖建隆初李筠起兵樞密使吳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彼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即成擒矣帝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帝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僮稽決旬彼衆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魚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難勝負

難決矣帝納之帝至澤州召控鶴指揮使馬全義問計
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帝命諸軍奮擊
親帥衛兵繼之克其城又曹瑋用兵多奇計出入神運
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忽失瑋所在徐出視事賊首
已擲庭下矣常稱疾砒艾卧閣內會寇至則奮起棗劍
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又高宗紹興初金人窺蜀時
吳玠在河池金將薩里哈自商於直擣上洋趨洋漢守
臣劉子羽告急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

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哈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也又金人入合肥王德請守淮以保江遂渡采石張俊督軍繼之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皆集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烏珠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當先擊之有敵將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勢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又孟宗

政以棗陽圍急乃引兵午發峴首遲明即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遼景宗保寧初宋圍太原以耶律烏哲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

金章宗明昌時詔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進討北方乃命支軍出東道丞相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珠卜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

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
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
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
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
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
出戰敵大敗皆奔額勒哲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
元納延叛陰遣使來結額布根舒埒赫為都指使圖圖
爾哈所執盡得其情會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

朝然後發兵圖爾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啟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戰於博恰嶺大敗之額布根僅以身免

明太祖因陳友諒降將吳宏兵使取撫州撫帥鄧克明欲拒宏而畏饒州守鄧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師愈詞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旁邑自度不免以分省及撫州四路縣印詣愈降遂定撫州又燕王將張玉既破李景隆兵諜報景

隆收潰卒號百萬且至王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
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乃悉師而往至白溝三日而景
隆來戰王以麾下馳之挫其鋒大軍乘而破之又楊榮
因漢王高煦反首勸宣宗親征夏原吉亦曰往事可鑒
不可失也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
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宣宗遂意決躬率諸軍啟行不
數日抵樂安城中駭潰遂械高煦以歸又郭登為總兵
官景泰初偵知額森自順聖川入營沙窩諸將以敵衆

我寡請旋師回城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敵以鐵騎來追縱欲自全得乎敢言退者斬遂連夜進兵直薄敵營登奮勇先登呼聲震山谷大破其衆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

掩襲

唐契苾何力從征吐谷渾何力欲襲之薛萬均不可何力曰敵無城郭逐水草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後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

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吐谷渾主脫身免又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王峻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勢以拒之吐蕃將至達延又率兵繼至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番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敵衆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又王君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時吐蕃大將悉諾邏入寇攻甘州焚燒市里君奭候其兵

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敵兵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

五代初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晔攻汴賢軍板橋晔軍北郊瑋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梁王遣將朱珍擊賢於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瑋於萬勝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會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晔不意兵之至也兗鄆

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晁
夜走

宋太宗端拱中遣李繼隆發鎮定軍萬餘護運契丹將
耶律休格率精銳將邀於路適尹繼倫巡邊與相值休
格不顧竟趨大軍繼倫謂其麾下曰敵南出而捷還則
乘勝驅我北則洩怒致死我無遺類矣今但卷甲銜枚
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勝足以自樹敗亦不
失為忠義衆皆思奮繼倫令軍中俟夜人持短兵敵方

陣於前繼倫從後掩擊遂驚潰又狄青討儂智高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坐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

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敵軍為三旋而擊之敵衆披靡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

元世祖至元時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屢討不下以史樞為鳳州經畧使樞至謂衆曰敵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為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穴破之必矣與

戰大破之其地悉平

明徐達率師至太原元庫庫營於城西郭英憑高望曰
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常遇春亦
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請夜劫營當彼衆
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先遣五十騎伏城東以火炮
為期至夜郭英潛入其營舉炮伏起應之鼓譟相接敵
大潰自相殺戮庫庫遁去遂克太原得士馬各四十萬
又藍玉襲元主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用定遠侯

王弼謀戒諸軍穴地而襲毋使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令弼為前鋒疾馳襲其營敵不虞軍至大驚迎戰敗之元主遁餘衆潰降又張輔征交趾敵於多邦城旁築土城高峻城下築重壕壕內密置竹刺壕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為號夜四鼓都督黃中銜枚舁攻具越重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敵驚散遂入城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唐初突厥頡利合兵十萬寇涇州太宗自率六騎幸渭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頡利請和詔許之誓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敵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又李懷光有叛志欲

併諸軍時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恐見脅適有使至晟所晟遂偽稱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未幾懷光併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乃卑辭厚幣致誠於懷光使不為忌後諸路軍皆受晟節度乃移書顯讓之懷光不聽走遁河中

五代初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煜不能禦時馮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

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擄掠
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
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兵江北獨與行
襲度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
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八